

父親，你仍是活著！ 蘇穎睿

父親離開了我們差不多四十多年了，他是在 1971 年 3 月 14 日在家中心臟突發逝世。但這四十多年來，他仍活在我的心中，我們父子關係並不因死亡而終止。相反的，他仍是活生生的在我心裏，我的記憶裏和我的夢裏。

父親生於清光緒戊戌年政變之際，他在世七十多年，幾經憂患，嘗盡了戰爭的苦味。他曾見過二次世界大戰，也目睹清廷帝制之覆沒、中國內戰、八年抗戰、大陸解放。他又曾經橫渡太平洋，在異地秘魯捱過八年時光。他又曾本著愛國精神，返回中國，加入軍校，參加抗日的軍事行動，他又曾經因內戰目睹家散人亡，母親因留在大陸被公審，自殺身亡，他嘗盡人生之辛酸苦辣。然而，他最後還是找到人生的真諦，篤信基督，最近看到他臨終時寫過一篇手稿，是他寫給友人李士牧師的，心中很受安慰：「我日中無聊，除了寫字讀書外，總是覺得空虛，我很願意還有微力的時候，將這空間奉獻給上帝。今年暑假開始，我將願意把在嘉樂路的屋宇收回，計劃一所小規模的佈道所，因為當地徙置區的兒童，如果沒有人向他傳福音，這真是將來有莫大的危險。」他寫了這封信不久便離開世上。我有機會完成他的夢想，因為 1980 年代，香港政府收回該屋宇，賠了一筆可觀的數目給我們，我們就把這筆賠款奉獻給播道會，在屯門開設了蘇森幼兒園，並在該院開始了播道會山福堂。

想起父親，我不期然地想起童年二件事，永世難忘。記得我還是唸小學四年級的時候，當時父親在一間名叫農藝所的孤兒院工作，我和家姐都同住在孤兒院內。一天，父親很高興的對我說：「穎睿，我想帶你到梅窩渡假住宿一天，好嗎？」我聽了當然非常高興。那天我們在梅窩海灘暢游，父子二人共聚晚餐，我還記得我們是住在「梅窩公寓」內。翌日我們返回孤兒院。或許我心情太興奮，不知怎的竟然和一名孤兒院的住宿生吵起架來，繼而動武。父親出來，連忙把我拉入房內，不問情由，便重重打了幾下！我當時很氣憤，想抗議。但當我們父子四目接觸時，我突然發覺父親眼是充滿淚水，他的眼光好像對我說：「兒啊！你母親死了，只剩下我來撫養你和家姐，為什麼你還不懂性，叫我心痛呢？」我立時收聲，很羞愧的返回自己的房間，從那次後，我一生也再沒有和人打過架了！

第二件事是發生在我唸中三那一年，那年弟弟從大陸成功偷渡來港，與我們重聚。因他在大陸沒有機會唸英文，在香港讀書比較困難，所以父親便吩咐我好好地替他補習英文。無奈他自少沒有接受任何管教，也不習慣一些比較紀律的生活，又或許我期望和要求高，令他失去了興趣，明明是補習的時候，他卻跑去玩。我一時氣憤，罵他不長進，他竟然不理會我，我一時火滾，便重重打了他一下。他眼光充滿敵意，便在我眼前消失了。隔了半小時，看見父親氣沖沖從外面回來，一看到我，就罵道：「你為什麼打你的弟弟，以致他離家出走！若不是我在路上遇見他，可能他已經不知所踪了！」我正要解釋時，我看到父親的眼是充滿了淚水，他的眼神好像對我說：「兒啊！你弟弟這麼辛苦才能與我們一家團聚，為什麼你們不可以和睦相處呢？」我羞愧的返回自己房中，也決定要好好的照顧這位失而復得的弟弟！

1971年3月14日，我當時在銘賢中學任教，大概是五時許返到家中，父親對我說：「穎睿，我今天覺得不大舒服，你可否到街市買一些魚煲粥給我吃！」我當時很疲倦，便對他說：「你早上還是非常精神，為什麼這麼快便覺得不舒服了！這是否心理作用呀？」他聽了很不高興，便說：「不舒服就是不舒服，怎麼心理作用？如果你不願意去，算了吧！」我知道我說錯了，便連忙跑到他面前道歉，然後往街市買魚煲粥給他吃。回來的時候，他問我是否很疲倦，我們父子二人和好如初，彼此握手，大笑起來。

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傾談，那晚他心臟病發離開了，當我發現他坐在椅上睡著了，以為他是打瞌睡，便想扶他上床，才發覺他的呼吸很微弱，我和太太連忙送他入伊利沙白醫院，經醫生檢查後，證實已經離開世上，走完了人生的旅程，早我們一步到了更美好的家鄉！